

借鉴国内成功案例

唤醒海南古茶树

文本刊特约撰稿 龚梓



古茶树基因 决定产品图景

近年来，人们对古茶树的消费热情高涨，对于精致消费者，普洱只喝冰岛老寨头春单株古树茶，专业的消费者则涌向古老的茶山，寻觅古茶树，参观古茶园，购买古树茶。福建省武夷山九龙窠悬崖峭壁上，生长着六株树龄已接近四百年的“大红袍”母树，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稀世珍宝，终年被岩顶罅隙滴落的甘泉润泽，生长茂盛，产量却极少，自元代以来便成为皇室贡品，到清代已名满天下。

相传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位叫丁显的秀才上京赶考，途经武夷山时因腹痛难忍倒在路旁，幸得天心永乐禅寺方丈发现将其救回寺中，用九龙窠采下的茶树叶泡了一碗茶给他喝下。丁显喝后痛病全消，随即赴京参加科考，高中状元。丁显不忘方丈恩情，回去报答方丈相救之恩后，带了茶叶进京欲献皇上。恰遇皇后得病，百医无措，丁显便取出那罐茶叶献上，皇后饮后身体渐渐康复，皇上龙颜大悦，赞许丁显知恩图报的品德，赐红袍一件，命状元亲自前往九龙窠披在茶树上以示龙恩，同时派人看管，采制茶叶专供皇家。从此，九龙窠这几株古茶树就有了“大红袍”的称号，所产的茶叶也被称为“大红袍”。

抛开“大红袍”的传说，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味道。

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茶研所技术人员将九龙窠母树大红袍剪了几支引种在福安县的品种园，剪回来的大红袍长势不错，但茶研所一直没有开展深入研究。直到1983年11月，长期从事武夷岩茶名枞品种研究、被誉为武夷岩茶“大红袍之父”的陈德华将5株大红袍幼苗带回武夷山茶科所的御茶园中栽种，精心培育，开始对大红袍进行无性繁殖研究，并获得成功。1984年，经专家审评，认为陈德华团队无性繁殖的“大红袍”和九龙窠“大红袍”母本的品质不相上下，于是正式宣布大红袍培育成功，并在当年《福建日报》、中国新闻社、《文汇报》等媒体报道。后经过20年的种植推广，武夷山已有4万多亩“大红袍”茶园，年产量超过2000吨，让普罗大众也能喝到“大红袍”的真味。

经现代茶叶化学分析，通过无性繁殖的“大红袍”，氨基酸含量偏高，而老树（母树）则糖分含量高，越喝越甜。

至此，六株母树用自然赋予的生命，开枝散叶，成就了这一茶类的传奇，也让茶叶研发者看到古茶树的独特自然魅力和培育过后的巨大市场前景。

水满野生茶 海南古树茶的重要代表

古茶树包括野生型茶树、过

茶界老饕客往往愿意为古树茶买单，品鉴茶源地理背后的本味，形成对原产地茶叶的味觉记忆。能支撑他们对茶叶本味执着追求的，乃是茶树品类背后的“古茶树”资源。

渡型（半野生型）茶树和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

好茶源于自然基因。追溯茶史，我国很多传统名茶都与野生茶树密不可分，如碧螺春、庐山云雾、六安瓜片、太平猴魁、武夷岩茶、峨眉茶、余姚仙茗、莫干黄芽等茗茶最初均有野茶采制。大多数传统名茶先是由古代贡茶开始扬名，而贡茶又多采自野生茶。

明代海南也有贡茶历史，对此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均有记载。

五指山雨林深处的海南大叶种野生茶树嫩叶，尤其适宜制作红茶。1980年代初，国内的茶界泰斗曾对五指山南麓所产的水满红茶做过很高的评价。

1984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海南大叶种被认定为国家品种，编号为“华茶16号（GSCT16）”。

挖掘古茶树资源 重塑海南茶形象

反思海南茶产业，我们未能很好地利用海南大叶种古茶树这一自然禀赋，实在是一大遗憾。

众所周知，海南茶产业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多半引种云南、福建、湖南、浙江、安徽等地茶树种，本土野生古茶树海南大叶种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造成五指山红茶、白沙绿茶两大海南茶公共品牌，市场定位模糊、品牌规模有限、竞争力不强、知名度不高，使得海南茶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行业处于相对无序竞争的状态。要跳出这一怪圈，必须挖掘、保护和研究海南本土古茶树资源，带动海南茶产业提质增效，让市场和消费者重新认识海南茶。

就目前国内古树茶市场来看，云南“雨林古茶坊”这一品牌呈现一枝独秀，占去了云南普洱茶产区市场的“半壁江山”，每个古树茶产品一上市都会引起市场震动，其在前端古树茶原料保障、品牌文化、产品包装、产品传播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因此，对于现阶段海南茶业的复兴，需要找到海南茶的自然基因密码，即保护与开发并重，寻找、发掘海南大叶种古树茶的市场价值，在茶青采摘、制作工艺、产品包装和市场推广上，可借鉴云南“雨林古茶坊”的经验，大力培育能研发海南大叶种古树茶产品的龙头企业，深入挖掘海南自然、人文、民族元素，如苏东坡、海瑞、黎苗文化、海南热带动植物等，穿越时空，去除茶产品同质化劣势，重塑海南茶形象，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积极稳妥地开发海南大叶种古树茶，溢出更多市场价值，重振海南茶业。■

重拾一杯茶

文/见习记者 刘宁玥 海南日报记者 于伟慧

鹦哥岭有7个站点，护林员每周要在山上住三天两晚，之后每天结伴巡山。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护林站站长符诚勇几乎认得这片林区的每一条路，路上有哪些树，树下有哪些草，树上有哪些鸟。这是他们巡山的任务之一——记录行进路线，以及路上遇到的各类动植物。最近，他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记录林子里的古茶树。

在符诚勇的记忆中，他们这一代人没有上山采茶叶、制茶饮的习俗。刚进入护林站工作时，最难的就是阻止盗砍盗伐，林中有些木质藤本可做南药或制成手工艺品，曾是盗伐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说服那些揣着砍刀的村民。如今，来了好几批专家、学者团队研究古茶树，古茶树的价值日益彰显。符诚勇认为，越是好东西，越要还给森林，不能让古茶树被无情挥折。

古茶树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隐约萦绕在护林员符进忠心头，但他说不出。

老一辈村民曾上山采这些树叶，在阳光下晾晒后，在家堆放大约一个月，再用开水来冲泡。得到的茶饮久泡不涩，回味甘醇。这种手法有些接近如今制作白茶的工艺，当地人称之为凉茶。也有人将茶叶与其他叶子同煮，滤出琥珀色的茶水。不知因何缘故，无论哪种饮法都没有继承下来。

十几年前进山当护林员时，符进忠在林子里穿来绕去，茶树始终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关注。茶叶好喝吗？他偷偷咬了一口将落的枯叶，好苦。

大约四五年前，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团队。有人拉住符进忠，问他有没有见过古茶树。

“树干颜色很浅，上面长青苔和菌斑的那种，叶子大概有半个手掌那么大，不长大板根。”一通描述下来，符进忠恍然大悟：“这片林子里都是。”对方听到他的回答，嘴角咧得高高的。

这些古茶树的发现，能进一步丰富我国的野生茶树种群和分布情况；能在热带雨林连片生长的古茶树，更有在当地展开规模化培育的先天优势……符进忠才明白那漫山的古茶树有这么多好处。

父母的那杯茶，是不是很快就能延续下来了？翻过一大片橡胶林，看到山那头的古茶树，符进忠不禁想到这个问题。

如今，有关古茶树的研究还在不断推进，周围的村庄已经摩拳擦掌，如何抓住古茶树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乡亲们的钱袋子再鼓一些。

高峰护林站的护林员们默默地听着来看茶树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古茶树要怎么种，怎么发展，默默加快了进山找茶树的步伐。■